八角亭战斗的教训*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决战在今朝”——枫山埠[1]的回忆

中夜，接到命令，拂晓前三时三十分出发。

东方还不发亮，路是看得到的，不过一高一低。碰巧有人跌一交，大家轻轻的笑。暗中接连不断的黑影，扯得好像一条线。战斗就要开始了，热血在胸中沸腾。几次都打得不痛快，这一次无论如何是十拿九稳的。首先是指挥员们这样的想。

黄色的起伏地摆在眼前。天亮了，大家看得清楚，矮的山坡，一群一群的稚树林。无论是谁，都会忽然回忆起一月间的枫山埠，不是老的战场吗？于是谈起来了。

开晚会讲故事，不过如此。总不如在实际战斗的面前，显得分外的起劲。

* 八角亭战斗，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红三军团和红七军团在江西省金溪县西八角亭等地区抗击敌第四、第八十五师和第三十六师一部进攻的战斗。彭雪枫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于此次战斗中负伤。本文是彭雪枫对这次战斗的回忆文章，发表于红军总政治部红星出版社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编印的《火线上的一年》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一人独唱。紧接着是大众和以：“决战在今朝！”精神高度的奋发了，脚步特别提得快些！

（二）高度的坚决英勇和动作迅速

到达目的地，听不到友军箝制敌人的枪声，以为敌情起了变化。忽然，得到群众和自己侦察的报告，敌人恰恰是向着预料的地点退却了。于是来一个“跟踪追击”。途中听到前方稠密的枪声，那是友军和敌人在激战了。指战员不停足的跑，不分什么行军纵队了，那形状好像大风吹过的稻苗。急如火焚般的加入战斗。

在接敌时，政治工作继续着：“勇敢坚决迅速！”“黄昏后解决战斗！”“只有向前没有后退！”红色战士在动作上，百分之百的实现了这些口号。进攻开始，已经黄昏了。

（三）火线上对白军士兵的宣传

突击队以唯一的英勇果敢和迅速的动作，利用黄昏投入冲锋。战场是离浒湾八里的“八角亭”。

脱离工事不要堡垒打仗，白军是没有信心的。正因为这样，敌人以迅速的动作，作成了卧射以至跪射的散兵壕，次日拂晓，又有三个堡垒立在森林的边沿。

几次冲锋，不能奏效，在暂时休息的时间内，宣传起来了。大家有计划的高声喊着，叙述着官长压迫之下白军四师的士兵痛苦。个别宣传之后，接连着是唱歌和喊口号。战场简直是俱乐部，射击之后，又用口讲。

反革命法西斯蒂的官长强迫白军士兵们来一个“对喊”。敌我阵地之内，充满了喊声和杀声！白军士兵是动摇的，哪有我们

红色战士的起劲呢？

（四）“呆笨”把“机动”赶跑了！

夜十二时，接到拂晓前要解决战斗的命令。

大家自然非常的兴奋，以为敌人已经在我团团包围之中，成了所谓“瓮中之鳖”。我们集中力量是可以“一举而下”的。因此，便放松了谨慎的周密的攻击计划，忘记了也可以说是不懂得最低限度的战术原则，幻想着游击队时代的“猛冲猛追”战术。事实表现在：

第一——冲锋之先没有施行火力准备，只凭着自己的刺刀和手榴弹。没有火力配系。战斗中火力的骨干——机关枪，抛在一旁，无人管它！在必要的时候把轻机关枪架在树上，或是把机关枪火力点架高，借以瞰射敌人，都是有利的事。然而没有做。据说这“太麻烦”了！

第二——在无地形地物利用的条件下，不懂得利用黑暗实行“近迫作业”。首先就不能克服这个困难，致在拂晓冲锋时，无可隐蔽，而受到相当的损伤！主要的精神是躲避疲劳！

第三——敌人在狭小的范围把队伍密集起来，而且是森林，再好不过的炮兵射击目标，然而我们的炮兵连倒放在后方与伙食担子为伍！赶调来之后，敌人已经撤退了。相反的，敌人倒善于使用他手中的武器，敌人以仅有的两个炮弹，射在二梯队的附近，居然给我们以相当的威胁！

第四——自始至终，就缺乏侦察工作。因此，就不能很好的选择突击点。甚至因为忽于侦察，盲目的前进，前方营被敌人战斗警戒部队两个排枪，营长首先牺牲了！

第五——不懂得由敌之翼侧突击敌人。为了“省事”而从敌人的正面硬碰，把英勇果敢浪费在不易成功的地方！

第六——冲锋不奏效之后，大家坐在那里“听天由命”。看着敌人退走了，不知乘机追击，只是“袖手旁观”。原故是党和政治机关没有能够立即在火线上打击那些右倾情绪。

如在战术上着眼，此次缺点和错误当然还不止此。然而已经够了！

指挥员的勇敢是冷静的细心的克服一切困难，灵活的敏捷的运用战术原则。但在那时，大家把“机动”忘记了。

“呆笨”把“机动”赶跑了！

（五）十二架飞机在低空盘旋

第二天早晨，敌机十二架，远远飞来，用各种队形在低空盘旋，低得几乎接触树梢了。红色战士们，不顾一切继续向敌人冲锋，飞机越是飞得低，越是莫明其妙。无法之中飞机师把白手巾伸出来向地下乱摇，我们也同样回答他摇摆手巾。在这个阵地上，他始终没有丢炸弹。这证明在敌前飞机来时只有毫不迟疑的接近敌人，使敌机立刻感到“敌我不分”的苦痛。那末飞机炸弹对我们的损害是可以完全免除的。

又在某一个阵地，敌机掷弹数十枚，然而我们无损伤，这也证明我们伪装技术的进步和对空防御进步的效果。

（六）血的教训

八角亭战斗，所以不能彻底消灭敌人（虽然敌人是被我们打败而逃跑了）自然有许多原因。主要是个别首长政治上的动摇，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悲观失望，不能协同动作，在友军与敌肉搏时，而自己却按兵不动，袖手旁观。这种坏蛋，贡献给革命的只是‘罪恶”。

此外，我们所得的血的教训是：

一、目前敌人实行他的所谓“堡垒主义”的条件之下，是不轻易离开他的堡垒的。一旦脱离了堡垒，在运动中被我袭击时，他第一步就是修堡垒。我们应抓紧这一时机，迅速动作，干脆解决之。须要记着，在运动中是我们消灭敌人的最好时机！

二、步兵战斗条令上说：“当进攻时，步兵应将自己发扬的火力与向敌前进配合起来，在突击以前和突击之际，须先发扬最大之火力。”八角亭战斗恰恰是违背了这一原则，把机关枪（步兵最有威力的火器）、迫击炮（射击敌掩体内之集团和机关枪巢的有力火器）放在后边！

每一个战士都会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每一个指挥员都应灵活的使用自己掌握之下的武器！

三、由于轻敌观念为出发点，把一切所谓“麻烦”的作业都取消了，以为敌人是可以“一举而下”的，何必实施艰苦的近迫作业？顾及战士的疲劳是对的，然而要姑息战士的疲劳而自己又借以偷懒苟安那就错了！

四、条令的森林战斗（八角亭也就是森林战斗）中说：“在森林中进攻，实际主要的是不要失掉向所指定的冲锋出发地的方向。保持方向的正确，就要依靠预先侦察的精密和善于利用指北针。从当地居民中找向导更是有利，但对他的选择，就要非常慎重了。”

突击点和冲锋道路选择的不适当，某营长之首先牺牲，都是由于不“精密侦察”的结果！

为什么没有进行侦察呢？因为一是森林，二是夜间，三是时间不够。然而战斗条令上又说：

“步兵侦察，无论在任何情况，都应进行，不得以时或时间不够而停止不进行。步兵部队在自己动作地带内，是靠侦察来补足并检查所有的情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部分指挥员位置不适当，往往因为轻举妄动（不止八角亭一役）而受到损失，脱离部下而失掉掌握。

条令上对于“指挥员”说：“在全战斗的过程中，能一起安置指挥员和靠近他指挥战斗所需要的一切通信工具；与一切部属分队，各种技术战斗的兵器，毗邻部队，上级指挥员和后方等能保障通信联络。从战斗开始，直到战斗完结，都能指导战斗。”

八角亭战斗，教训尚多，但主要的只说到这几个，这就够如何警觉我们将来对战斗的指挥了！

一个好的指挥员要充分的做到灵活运用战术原则，巧妙的组织战斗和指挥战斗！

“谁战胜谁”的伟大任务严重的放在他的肩头上！

注　　释

〔1〕枫山埠，又名枫山铺，位于江西省金溪县西八角亭地区。枫山埠战斗发生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彭雪枫时任红三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

一个小的战斗许多大的教训*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

我某地方部队此次在公略[1]水南的火烧桥附近设埋伏袭击敌人，战斗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一天在下石马宿营（距水南至富田大道约十二里），下午得到区政府的敌情报告，说富田之敌有即进占水南的企图，番号不明。至于人数，第一次报告是一个营，第二次是两个营，第三次是一个团。该部队自己没有派出侦察。

第二天部队移到罗坑，才知道敌人已经于第一天当晚占领水南了。该部队首长对当时的情况判断和决心是：进占水南之敌必为敌之游击队，次日可以经现路转回富田，或者是富田之敌必有后续部队增加水南，决心在保华山待伏敌人，等了一天敌人没来。

第三天他们继续昨天的“待伏”，派个参谋（只是“派个参谋”）到保华山设立观察所，部队集结在龙虎背（距水南七里，火烧桥二里），除这个观察所外，水南富田白沙均未派出侦察。七时，水南敌人果然出来了，据说是到富田迎接辎重的，观察所的观察是敌一个营沿大道以北之大山脚，一个营沿火烧桥大道平行前进。观察所和部队间并无任何通讯联络的设置，该参谋只得

* 这是彭雪枫任江西军区政治委员时在中革军委编印的《革命与战争》第八期上发表的文章。

临时手忙脚乱跑到某连借一个通讯员报告首长，该通讯员又很呆笨，首长得到报告后，敌之先头已过火烧桥，部队临时来不及，先派两个连由火烧桥以南向大道运动之敌突击，另派一个营实行迂回，绕个大弯子有四五里，右翼两连接触已经二十分钟了，左翼才赶到。

这时敌人的处置是：大道之一个营来一个向右转，退到田埂中的小村子里利用房屋向我抵抗，沿山脚之一个营迅速前进，占领“二一五”高地，以迫击炮一门、重机关枪两挺向我射击（未见大效）。

这时我们的处置是：右翼之两个连受田埂中房上敌之火力压抑不能前进，和该两连相离一千五百米达之营，以一个连位置于通富田大道对富田警戒（去了营的五分之一！），又以一个连作预备队在后面没来，又说是掉了队（去了营的五分之一!),仅仅剩下营的五分之一附轻机枪一挺，由营长率领向田埂中房内（即东西山）之敌突击。

部队这样部署的不能得到胜利，是意料中的事。敌人是颇为聪明的，乘我攻击停顿之际，派出一个连由东西山向我实行短促的局部反突击。结果是我们首先退出战斗，敌人也趁势跑回水南。

这是一个小的战斗，然而给我们许多大的教训：

第一，把兵力分得四零五散是战术上（特别是游击战术）一万个不应该！统共五个连，一个连警戒，一个连是预备队，两个连被敌钳制住了，剩余下来的一个连（全兵力的五分之一!）拿来突击！主要突击方向又弄错了，而且又是在大水田内向敌之房屋突击！左翼和右翼部队相距过远，根本取不到时间的配合和火力的联系，地方游击部队而且又是以埋伏袭击敌人偏要大模大样的迂回和包围。“到处布置兵力结果是到处没有兵力”。游击队动作是和正规战术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这是该部队首长所不懂得

的。

正确的布置应该是以一连（如地形许可，甚至以一个排）在左边利用路背附近村努力阻止敌人，以主力（四个连）由右边出保华山在火烧桥以南向大道之敌突击。主力为什么从右边去呢？因为（一）有森林可利用做隐蔽接近地；（二）截断敌之归路，该处距水南六里，距富田三十里，敌经一打必企图首先退回水南堡垒（结果是退回水南了）。

第二，通讯联络根本没有，侦探警戒错了大半边。派参谋设置观察所，技术上的通讯联络没有，活的联络如派出通讯员也没有。

为要争取机动和处置迅速，游击队首长是应该亲自到前面去的，特别是在埋伏的时候，必须首长亲自观察而各分队亦须派出中级指挥员随首长共同前往。预先大体约定敌行军纵队到达何处时才开始突击，各分队之运动道路及突击方向，时机一到，便可分头进行。

至于警戒，对富田是营的暴露翼，派出一个不大于十人的侦察群，位置于通富田大道二千米达处（甚至还可以远些）就够了。何必浪费重兵分出一连摆在那里不用？

第三，指挥员缺乏机断专行性，因为专靠群众不善于使用自己的侦察机关（这个敌人对于侦察同我们一样，我游击部队在水南附近几里内住了三天，他还不知道。自然一方面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掩护，但一方面也证明敌人侦察的不行，这当然是“五次围剿”中的例外，一般的说敌人是加强侦察了，而且在一个地方埋伏几天之久是不应该的，因为敌人在侦察清楚之后，可以‘有计划的’来包围我们）。他们对于敌情自始至终，总未弄清（据该队首长谈，到第三天捉到俘虏才知道敌是二纵队的第五团），以致决心是动摇的。在看出敌人是分两个纵队平行前进，而每个纵队又是一营的时候，这个仗就不应该打，既然打了，敌退到东西

山村内时，就应该退出战斗，不必在田埂中向敌之火网内猛钻。

第四，指挥所的位置，应该是在突击方向，但他们既不在突击方向，又不在钳制方向，偏在左右无人的中间高地，两面不能兼顾。我们遇到不少的游击部队，不能够想尽千方百计打击敌人，不是游而不击，便是击而不游（像万崇），再就是既不游又不击，扎下大营长期“训练”！当然另有许多游击队的确是起了他们游击的伟大作用，但还不能灵活的运用游击战术，战斗中的缺点错误，不外以上这个战例中的几点，而过于分散兵力，疏于侦察警戒（或者是警戒得过久，或者是根本不警戒受敌袭击），没有通讯联络，死打硬冲却是一个通病。最近的某队在袭击新安圩时天已经亮了，敌人又发觉预有准备了，不机断的向“虚假方向迅速遁去”偏要“冲一下看”，敌人在堡垒里和屋顶上架起机枪在等待着我们，以致受到损失。在博生[2]的警卫连由连长带一排人配合赤少队去打刀匪，赤少队预先动员不够，临时未来，这一排就够孤单了，途中一个新战士装病不去，该排不但没有政治工作，反而分出一班人护送该新战士回来（几十里远），去了三分之一只有剩下的两班人去打仗！

游击队动作应该是绝对的集中主力（就是说不要分散），突然的冲击敌人。严密侦察，了解敌人像了解自己的五个手指一样，动作飘忽，使敌人看我们像浓云密雾一样。使敌人在昏迷不醒中经常受我们打击。

埋伏袭敌，应该是出敌意表之外，突然的猛烈开火，继之以白刃冲锋，整个埋伏部队对正在运动中的敌人在首长统一讯号之下是伸手一把抓，像暴雷劈枯树样的使敌人心碎胆裂！第一步俘虏他的灵魂，然后是摆布他的肉体！

在袭击完毕以后，精神不能就为之松懈下去，应该更加紧张、迅速的处置俘虏和胜利品。袭击不成时也同样在首长统一号令下，按照预定的集合地点和退却方向，闪电似的一溜烟，失影

绝踪了！

注　　释

〔1〕公略，指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的名字命名的县名。一九三一年九月黄公略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江西省的吉安、吉水两县的部分地区合并组成公略县。

〔2〕博生，指以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的名字命名的县名。一九三三年一月赵博生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江西省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独立三、四、五团之编制*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

（一）洛口问题严重，游击战争未开展，区乡政府常被匪袭，胡恢照今日亲赶该县举行赤少队突击，发动赤少队务于最短期内肃清该地刀匪，并严促成立新的洛口独立营，原因有九个游击队县委无军事人才，故成自由状态，如组织成立营，当有希望，另由教导队选二人随胡去该处。

（二）永丰独立营，现仅百人，县委称该县已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及游击组，可令编充足一营，建议以现在之龙岗营及即可充足之永丰营与永龙团〔1〕充实，则为一个营三部合编成为一个充实团，番号即名为独立第三团。现在的赣江团约七百人，由万泰〔2〕补充，请陈就近编制，更名为独立第四团。广赤营〔3〕一百五十人，石城一百人，以上两营三百人，及将成立新洛口营，由一分区充实以基干部队编成独立第五团，在广赤洛活动。

（三）各该营于编成独立团后，以现在各县均有基干游击队为基础，另成立新的独立营。独三、四、五团如有团长、政委及连排干部，首先均有于最近成立把握，望军委及总政治部委任干部前来。

（四）枪支如照规定可不缺，子弹须补充一部。前军委拨发

* 这是彭雪枫给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并告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的报告。

之五百套衣服，三百条毯子，尚未见来。

（五）以上四项，望即示。

注　　释

〔1〕 永龙团，指江西省永丰、龙岗地区的红军武装。

〔2〕 万泰，指江西省万安、泰和地区。

〔3〕 广赤营，指江西省广昌、赤水地区的红军武装。

新丰市敌情及我军活动之情况*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

（一）新丰市东黄陂、增望招[1]敌情同前，四十三、九十七两师，六月底集结宜城之白匪，有向广昌调动之模样，一说新丰市侯坊由四十三师接替，宜黄地主武装共分一、二、三支队，合并难民团编为保安第三师，驻东陂八都之线，黄陂街驻一支队，乐安敌二十七师在望仙、增田一带，该敌经常受我游击队袭击，异常恐慌，据投诚士兵供，该师病八百余，每日必死数人。

（二）二分区之司令部及宜黄营[2]，宜乐团[3]之第一营在东黄陂以西之圹头上堡活动，向东陂侯坊封锁线穿插，宜乐团之第二营（即挺进营）挺出，七月三、四日在李陂桥、留桥极为活跃，现已转向出陂屋头方向。二分区之特务队在太平、南村向四都、排带陂、望仙游击。

（三）宜黄之敌地区大兵力少且弱，常被我游击组伏击，缴枪俘虏三五（人）支不等，增田、望仙之线堡垒极密，每堡一班人不等，用一排人者很少，望仙、万荣间之大山无堡垒。

（四）独二团出发后未来信，麻坑游击队二分区拟扩大一营，一分区敌情及部队无大变动，各游击队在扩大中。余由快邮报告。

* 这是彭雪枫给朱德的报告。

注　　释

〔1〕 东黄陂、增望招，即江西省中部的东陂、黄陂、增田、望仙、招携。

〔2〕 宜黄营，指江西军区宜黄红军独立营。

〔3〕 宜乐团，指宜（黄）乐（安）红军独立团。

二分区作战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二分区二十三日来信，宜黄敌情：三十一师在黄陂 守堡，九师已到二都、河口、图骚、霍凉〔源〕、安槎、蚊〔蛟〕湖，四十三、九十七、二十四等师，有经新[1]移广昌说，并派队向草鞋冈游击，又据将敌侦察探称：十六师已到曹田，咸口该敌番号未弄清，但不时向上王坊等处游击则为事实，有占太平市（圩）企图。

（二）我们根据过去对该分区指示及最近情况，拟对该分区有以下指示：

甲、麻坑游击队六十五人即编入新近回来之挺进营，整顿后即插入宜乐[2]以北吸引宜敌，并与独二团相呼应。

乙、司令部政治部一起行动，率宜乐团第一营及军区新送去的新兵连位置于黄陂之右侧背霍元〔源〕、蚊〔蛟〕湖一带，以便利阻止宜乐敌经大龙坪登山筑垒，一则箝制宜敌南进。

丙、分区之特务队（七十四人、五十六枪）配合增田及当地游击组留南村、大〔太〕坪〔平〕圩之线活动。

丁、前令该分区在宜黄营抽调一排为基干另由直属队补充为一游击队，位置塘头王都向东黄陂封锁线穿插。

（三）第二营（即挺进营）去时为一百四十名，现回一百名，

* 这是彭雪枫给朱德、周恩来并告陈毅的报告。

归时经敌之封锁线被发觉，后尾未赶上，致被截断，内有连长一名，现回的已到南村，详情尚未得报。

注　　释

〔1〕新，指江西省中部的新丰。

〔2〕宜乐，指江西省中部的宜黄、乐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